

世界汉语教育丛书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发展简史

郑良树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马
来
西
亚
华
文
教
育
发
展
简
史

世界汉语教育丛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发展简史

郑良树 著

马

来

西

亚

华

文

教

育

发

展

简

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 / 郑良树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4

(世界汉语教育丛书)

ISBN 978-7-5600-6582-3

I. 马… II. 郑… III. 中文—教育史—马来西亚 IV. G749.3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2525 号

出 版 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蓝小雯

装帧设计: 王 薇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国防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4.75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6582-3

定 价: 9.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编委会名单

编 主

编：张西平 李宇明

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顾 钧 黄 宏 李晓琪 李雪涛 李 真

刘成钢 柳若梅 彭冬林 王建勤 魏崇新

吴丽君 姚小平 张 博 张美兰 张卫东

张晓慧 赵国成

白乐桑（法国） 柯彼德（德国）

马西尼（意大利） 孟亿柱（韩国）

吴伟克（美国） 崔维孝（澳门）

内田庆市（日本）

探索语言传播规律

李宇明

语言传播，指 A 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 B 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 A 民族（语言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 B 民族（语言接纳者）。语言传播是亘古普存之现象，是民族间接触、交流乃至碰撞的方式之一，也是民族间接触、交流乃至碰撞的先导与结果。语言在传播中发展或蜕变，社会在语言传播中争斗与进步。

国家是现代社会的实体。语言传播在民族间进行，若引入国家的概念，会看到许多语言传播也在国家间进行。语言在多民族的国家内传播，与在国际间传播有同有异，甚至有质的差异。语言传播研究，需区分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分而研究寻特点，合而研究看共性。此处只谈国际传播。

研究语言传播是应用语言学等学科的天然职责，但以往的学术精力，多集中在二语教学（第二语言教学）的技术层面，对语言传播的宏观规律关注较少，认识有限。语言传播也常纳入政府视野，因为它会成为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支

持还是阻止语言传播，都是国家政策的重要内容，其根基是语言传播规律。

语言传播的根本动因在于价值。有价值的语言，才会被他族他国学习和使用。语言传播价值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外交、贸易、学习、谋职、旅游，乃至追赶时髦或是纯粹的生活兴趣，这些价值可归总为交际价值和文化价值。语言传播价值的大小有无，不在语言自身，首先取决于语言领有者的社会及历史地位。一个弱小民族，其语言除去学术上的认知意义，及或许存在的微弱的外交作用，几乎没有传播价值。世界上有五六千种语言，能在国际间传播者为数甚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世界最有价值的语言当属法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的崛起，加之英国的传统威权，英语最终超越法语，成为世界上价值最高的语言。

有价值的语言并不一定能顺利传播。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英语虽然走红世界，但在中国并不走红。语言有无价值，语言能否顺利传播，不仅看语言领有者的社会状况，还要看它对语言接纳者有无价值，看语言接纳者是否认识到其价值。英语对于中国，其价值在改革开放时期才表现出来，如今学英语者约有 3 亿，不久就能超过以英语为母语的总人数。

回首历史，汉语也曾是东方最具价值的语言，在越南、暹罗、朝鲜半岛、日本、中亚等地广为传播，在西洋也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汉学。但是到 20 世纪上半叶，泱泱中国却积贫积弱，羸弱程度几乎无以复加，世界上已无几人来学汉语。20 世纪末，特别是 21 世纪初，情势大变，世界目光聚焦中国，上千万人步入汉语学习的行列，汉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传播价值。不同语言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价值变化，说明语言价值不在语言本身，而在社会，在语言所属社团和接纳社团双方的社会状况，而不仅是某一方面。

政府对于语言传播可能采取不同态度。作为语言领属者的政府，对于本国语言的向外传播，一般都是支持态度。历史上有用枪支持的，如当年沙俄在波兰之所为，甲午战争后日本在台湾之所行，法国人都德《最后一课》之所记。当今政府多用钱支持，或是在前台公开张扬，或是隐身背后让民间组织出头露面。公开张扬者多阻力，隐身背后者常遂

愿。反对自己语言向外传播，例子十分罕见，我只知道闭关锁国的大明王朝，曾严禁国人教西方教士学习汉语汉字。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从澳门到香山，曾看到盖有总督大印的布告：“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翻译）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刑处死不贷。”（《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156—157页）

对国人学习和使用外语，政府态度也多种多样。有支持的，如当前蒙古国对于英语的提倡；有反对的，如亚非许多国家独立之初对宗主国语言的排斥；也有随其自然而然的，例不需举。对待外语，许多政府都会谨慎处理同母语的关系，并有语种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或受意识形态制约，或受历史因素影响，或受世界潮流冲带。

如何对待语言传播，不同政府在不同时期可能采取不同政策。但无论如何，这些政策都须遵循语言传播规律，违反规律者迟早失败。历史上，用枪输出语言者，失败了。明朝把汉语汉字视作机密禁止外传，但利玛窦、金尼阁等一批传教士还是成了汉语通。印度建国后致力于印地语推广，期望逐步取代英语；而至今印地语推而不广，英语在印度语言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被认为是印度发展之利器。

中华民族语言，随着中国发展加快了向外传播的步伐，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也早成为外语教育的最大国度。但是，我国处理现代语言传播的经验十分不足，理性思考也相当欠缺。全面观察语言传播现象，深入探讨语言传播规律，按照规律作好语言传播规划，已成为国家发展不容忽视、不敢稍息的社会课题。在促进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方面，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

1. 语言传播的根本动因是价值，增加中华语言的传播价值便为第一要事。比如：利用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发展中的科技、教育，增加汉语的文化价值；利用产品进出口等经贸往来、国内外旅游业的拓展、在我国举办的大型会议及活动等，增加汉语的经济价值；利用我国在世界组织中的地位和与世界各国各区域的各种合作，增加汉语的外交价值。

2. 语言传播非一厢情愿之事，且中国向来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要研究世界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外语政策及其风俗习惯，研究各国各地接受汉语的历史、现状及潜在需求，用语言接纳者乐意接受的方式，来满足各国各地对汉语的不同需求。重视同语言接纳国的政府、专家的交流，共同规划汉语教育与使用的各种问题，制定互惠互利的规范标准，使汉语传播如“润物细无声”之春雨般平和，如“奔流到海不复回”之江河般长远。

3. 中国是汉语国际传播的大后方，重视汉语国际传播，更须加强国内汉语教育与研究，树立母语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固本方能强末，根深才能叶茂。语言文字工作有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外热内冷”为病，和谐发展为宜。

4. 语言传播是系统工程，需统筹考虑诸多关系。例如：华人华侨带着汉语走向世界，落地生根，形成了悠久而顽强的华文教育传统。汉语国际传播怎样与海外华文教育相互支持，相得益彰？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有数十年之经验，对培养海外高水平汉语人才仍不可或缺。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同国外的汉语教学，怎样统筹安排，长短补合？中华语言丰富多彩，魅力无限，蒙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傣语等，都有重要的传播价值，甚至还有较长的国际传播历史，中华语言怎样以汉语为尖兵，形成国际传播的大阵列？

同促进中华语言国际传播同等重要，中国还要扮演好语言接纳者的角色。首要之策是根据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制定富有远见的外语发展战略。理论而言，世界上有的语言，中国都应有人懂；世界上有重要价值的语言，我国周边的语言（包括跨境的民族语言），对中国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语言，都应该设置专业，培养或储备人才。制定外语发展战略，应特别关注：

1. 语种布局要有前瞻性，以适应国家的未来发展。

2. 不仅重视外语教育，同时要设计国内的外语生活。比如：合理发展外语传媒，向世界真实报道中国；组织外语服务团队，向来华旅游、参会、经商者提供语言服务；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士会逐渐增加，甚至形成社区，对这些社区的外语服务，相信不久就得列入政府的议程表。

3. 外语教育与中华语言国际传播的呼应，包括两支工作队伍的呼

应、两支研究队伍的呼应和两支教育队伍的呼应。

语言传播等一系列语言问题，史无前例地重要起来，特别需要制定科学的语言规划，协调多方关系。当前我国语言规划与管理，职责分散多处，各揽一块，政出多门，步调不一。应建立一个有权威、有效率的国家语言工作机构，统一语言规划，使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国内语言推广与国际语言传播、中华语言发展与外国语言教育、现实世界的语言生活与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等协调发展，以实现语言生活的和谐，进而促进社会和谐乃至世界和谐。

在世界范围内书写
中国学术与文化

张西平

汉语和汉字在域外的传播最早大约在商末周初，箕子出走朝鲜将汉字带到了那里，《朝鲜历代史略》说：“箕子，殷之太师，即纣之诸父。周武王克周，箕子东入朝鲜，武王因封之而不臣也。初，箕子东来，中国人随之者五千，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百工、技艺，皆从之而来。既至，言语不通，译而知之。国号朝鲜，都平壤。”^① 这说的是汉字在汉文化圈的传播。如果说汉文化圈之外的人学习汉字和汉文，最早应是印度的僧人来华后开始的，汤用彤先生说：“佛教源出异域，传译因居首位。”^② 僧人们要想将佛经翻译成中文，首先就要学习汉语。这件事在语言交流史上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在这种语言的接触中，不仅是这些印度来的和尚们学会了汉语，而且在他们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反过来又影响了汉语的发展。

① 朝鲜学部编辑局：《朝鲜历代史略》，朝鲜学部编辑局新刊本，1896年。

②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

宗教历来是文化交流的桥梁，西方人开始学习汉语也是传教士入华以后。耶稣会士的神父们为了在中国传教就要从学习汉语开始，去年我在罗马耶稣会的档案馆还看到罗明坚学习汉语时的手稿。在中外语言交流史上，这也是件不得了的大事，这也许是对外汉语教学历史上的第二次高潮，至今中外学术界对传教士们的汉语学习和研究的成就仍没有系统的研究，这是中国语言史研究上的一大空缺。^①

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汉语本体的变迁几乎都是在同外来语言的接触中发生的，王力先生说：“中国语言学曾经受过两次外来的影响：第一次是印度的影响，第二次是西洋的影响。前者是局部的，只影响到音韵学方面；后者是全面的，影响到语言学的各个方面。”^② 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像《马氏文通》这样受外来语言影响的汉语本体的变化，还要研究外国人汉语学习的过程和成果，这样才能搞清汉语本体变迁的历史过程和原因。

从母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来说，中文的历史恐怕是最为悠久的，也就是说，汉语作为外语来学的历史和世界各种语言的传播历史相比也是很悠久的。这些印度的僧人们，欧洲来的传教士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不仅留下了影响汉语本体变化的材料，也留下了不少他们学习汉语的材料和中国人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我们研究对外汉语教育的重要文献。很遗憾，几乎现在所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对这些文献和材料所知甚少；由于他们不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献和经验，这样只好将西方的第二语言习得的那些经验拿来用。这些理论有些是有道理的，有些完全不适合于汉语，所以，必须从对外汉语教学的本体上反思现行的那些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字本位”教学理论的兴起就是对那种完全照搬西方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倾向的一个纠正。

从1814年汉学作为一门专业在法国正式被确立下来，西方各国的汉语教学就开始了他们的历史，这样他们编字典，写教材，这些西洋人倒也留下了不少材料，成为西方汉学史和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研究对象。今天，在西方各国的东亚系或汉学系，汉语教学仍是其最基本的任务。

① 参阅张西平等编：《西方人汉语学习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

②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在世界汉语教育史上华文教育也是其重要的内容。根据学者研究,华人“早在1690年印尼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就开办了明城书院,这是海外华文旧式学校有文字记载的开始。1786年,槟榔屿曾发现华侨教师张理之的坟墓。据德国牧师Thomson记载,1829年新加坡已有3间私塾;1849年和1854年新加坡创办了崇文阁书塾和萃英书院,后者一直延办到1957年才停办。”^①

汉语教育在世界各国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似乎我们学术界从未将其纳入研究的视域之中。世界各国汉语教育的研究似乎仍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②

正像今日中国发展是人类史上的奇迹一样,汉语的域外传播在冬眠了几十年后,突然一夜之间爆发了出来,2006年中国在软实力上最大的亮点就是在海外100所孔子学院的建立,平均每4天就有一所“孔子学院”在海外诞生。2005年7月,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召开,向全球25所“孔子学院”授牌。至今,“孔子学院”已发展到133所,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合作举办“孔子学院”的申请仍然源源不断。据统计:2003年,美国有200所中小学校开设中文课,2006年增长3倍;2004年,中国派出69个对外汉语教师,2006年应需求派出1000名志愿者和1000名教师;2005年,海外有近3万人参加汉语考试,2006年翻了一番。目前全球学习汉语者超过3000万人。

国强语言强,国胜语言胜,千古之真理。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实际上是中国高速发展2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一个反映。但在汉语快速向外部世界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作为软实力的语言传播的成功与否有着自身的规律,这远不是靠一种政治的热情和行政力量所能完全推动的,虽然这样的力量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此时,我们才发现,近百年的民族衰落使我们所遭受的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落后,同时,我们也再没有那种汉唐时代的雍容大度的文化心态,没有那种娴

① 郭熙主编:《华文教育概论》抽样稿。

② 日本人对此走得比较快,已经开始整理他们的汉语教学的文献和材料,梳理自己汉语教育的历史,参阅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汪维辉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中华书局,2005年1月。很高兴最近读到了郑良树先生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年2月)和黄昆章先生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出版,2005年7月)。这两本书也纳入了本套丛书,即将出版。

熟运用自己文化资源的能力。一句话，我们落后的不仅仅是硬实力，同时也有软实力。

这样，学习了解几百年来西方强国推广自己语言的经验，研究语言向外部传播的规律和特点，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急迫的任务。但作为新兴的后现代化国家，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这就是发达国家的语言向外传播和推广与其殖民的历史紧密相联。直到今天，在英语等西方国家的语言推广中也仍然隐含着这样的倾向。20世纪60年代，非洲大多数国家在制订重要的教育规划时往往不注重本土语言，他们直接套用殖民地模式，青睐欧洲语言，在大部分的“援助”项目中只采用英语，而不重视本土语言，从而脱离了第三世界学习者所面对的多语言现实和文化的独特性。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对一种西方语言和西方教育原理的依赖与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依赖密切相关，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导致富裕的西方国家势力的加强，也同样会带来贫穷国家经济、文化甚至语言上的落后的局面，西方依然处在决定原料价格以及语言规范性的大国地位。”^①他们将这称为“语言主义”。

这告诉我们西方强势语言的向外传播和推广的经验并非十全十美，他们的经验仍有其历史的痕迹。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现代化国家，作为一个曾深受帝国主义侵害和压迫的国家，如何根据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特点确定我们自己的语言推广和传播的政策，仍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所以，不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也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认真梳理总结“世界第二语言学习历史与经验”，是我们汉语向外推广和传播过程中必须要做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②

在汉语走向世界时，我们面临着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外语政策。了解各国的语言政策，特别是各国的汉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编：《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715页。这个观点很值得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制订者，特别是英语学习政策的制订者注意。书中还说：“当一种语言，比如英语，比另一种语言，比如尼日利亚语或肯尼亚语，获得较多资源和权利时，从结构上，这种语言势必削弱他种语言的功用。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这种‘语言主义’给欠发达民族和社会造成了不少灾难性后果。”（同上，第715页）今天中国的全社会学英语，各种职称及技术级别的晋升都考英语的做法值得深思。

^②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西方国家已经连续召开了多次“国际第二语言问题研讨会”，并展开了“世界第二语言调查”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

语政策是我们做好汉语向外部世界传播工作的基础。但在疾风暴雨般的发展中，所有这些都忽略了。规律是不可能被热情所取代的，只有建立在对规律掌握基础上的热情才是持久的热情，在这个意义上国别语言政策的研究，特别是各国汉语政策的研究是我们永远也绕不过的一个问题。

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描写语言学只研究语言本体、语言自身的结构，而社会语言学则反其道而行之，“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语言，而是兼顾言语，提倡联系语言本体之外的社会因素研究语言，研究在社会生活中实际的语言是如何运用的。”^① 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是对语言和政治关系的研究，“语言政策的形成必须考虑到语言对个体、族群、民族、社会及国家的意义，其中也涉及到认同的概念。”^② 它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部分。一般的语言政策研究大都是探讨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如何处理好国家统一的语言和各民族语言的关系，使语言的规划更加合理。但实际上在多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语言政策的研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欧盟，在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联合体中如何处理各个民族国家间的语言问题。^③

而在语言的对外推广和传播过程中，语言间的关系问题、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十分重要。如何处理推广语言和接受语言之间的关系，这绝不是语言学本身能够解决的。例如，我们从日语的传播政策史中可以看到，在日本对东亚展开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日语推广和传播政策的目的是“把亚洲人民教育成日本帝国的臣民，政治家的野心是想在大东亚共荣圈内把日语推广为通用语言”^④。日语的推广与其国家政策紧密相联。因此，政治、经济、民族、国家关系等多方面问题都应成为语言推广政策研究的内容。

正是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我和李宇明先生主编了这套丛书，我们设想这套书的基本内容就是：

一、以历史为基础，在研究世界各国汉语教育的历史中推进对汉语本体和对外汉语教育理论的根本性反思，并丰富对域外汉学史的研究。

① 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② 丁元亨：《欧洲整合与欧洲语言政策》，台北前卫出版社，2002年。

③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编：《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678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编：《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678页。

二、以西方各国语言推广为研究对象，认真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战略的高度为发展的中国提供语言向外部传播的基本经验。

三、以政策研究为主要任务，用一种耐心、细心、认真的心态，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世界各国的语言政策，特别是汉语政策，为汉语的国际推广提供政策的咨询。

2006 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成立之际，我曾写道“‘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有着伟大的胸怀，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我们仍是‘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将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发展作为学术研究的灵魂和动力”。为民族之兴旺，为国家之发展，我们必须走出狭小的书斋，在世界范围内书写我们的学术，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和天地。此丛书正是这一理想的表现。

丁亥年正月十五写于北京枣林路游心书屋

第一章 开辟的时代	1
引 论	1
第一节 华教的源头	7
第二节 私塾教育	8
第三节 新式教育的来临	12
第四节 办学热潮的动因、动能	19
第二章 巩固的时代	26
引 论	26
第一节 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	31
第二节 调整步伐·重新出发	38
第三节 多元及全面的发展	48
第四节 日治时代的华教	53
第三章 攻坚的时代	61
引 论	61
第一节 战后的复校	66
第二节 1950 年学校注册法令	67
第三节 巴恩报告书 (Barnes' Report)	
和教总的成立	72
第四节 方吴报告书及教育遴选委员会报告书	73
第五节 1952 年教育法令的抗争	76
第六节 南洋大学的创办	81
第七节 马华公会教育中央委员会的成立	83
第八节 拉萨报告书及其教育法令	87
第九节 华文中学改制与全国总罢课	92
第四章 发展的时代	97
引 论	97
第一节 达立报告书	102

第二节 1961 年教育法令	104
第三节 华文中学加速改制	107
第四节 华教的低潮与独中复兴	111
第五节 独立大学与大专学院法令	115
第六节 内阁教育报告书与三 M 制之争	119
第七节 高等教育的拓展	124
后 记	129